

轉道法師在新加坡，與佛教護法李俊承、邱菽園、莊篤明等居士，發起組織佛教居士林、中華佛教會，推動佛教的弘傳，並連任兩屆中華佛教會會長。同時還兼任國內的中華佛教總會監察委員。晚年，每以當地土生華僑不解中國文化，不能讀中文經典為慮，乃與陳景碌居士等人推動土生華僑研讀華文，希望使中華文化能在海外滋長。

轉師在光明山興建的普覺寺，在當時是南洋的十方道場，寺內設有雲水堂，供國內南遊僧侶掛單靜修，給予國內僧侶南遊者不少方便。

1943年（民國三十二年）夏曆十月二十一日，轉道在新加坡普陀寺示寂。世壽七十有二，僧臘五十三夏。

參考資料：于凌波編著（網上資料）



轉岸法師（西元1882 - 1970年）



轉岸和尚原籍福建省惠安縣人，俗姓劉，一八八二年（清光緒八年）壬午生。父劉翁，務農為業，母張氏，敦厚賢淑。轉岸青年時期，父母相繼逝世，師孑然一身，感念人生無常，親人離散，而萌出家之想。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癸卯，投南安縣楊梅山雪峰禪寺，禮喜敏上人為師，剃度出家。越三年，於福州鼓山湧泉寺，禮妙蓮和尚受具足戒，圓戒後返回泉州。繼而行腳參訪，曾於寧波天童寺掛單參學。返回閩南後，先後任大開元寺、承天寺，及漳州南天寺等大叢林首座，復親近雲果禪師，融會心宗。

一九一一年（清宣統三年）辛亥，奉雪峰祖庭之命，航海赴南洋，於麻六甲代理青雲亭寺寺務。翌年，赴緬甸仰光瞻禮大金塔，曾邂逅虛雲和尚。閱三年赴星洲，與轉道、瑞等二師，合力興建寅傑律之普陀寺，歷年餘而竣工。西元一九一九年，廈門南普陀寺有籌建大雄寶殿的計畫，請轉岸回廈門規畫。以轉岸精於佛教建築藝術，天賦巧思，媲美魯班，所以請他回廈計議。那時轉塵、轉解諸師亦在新加坡，而瑞等法師在新建的普陀寺任監院，轉岸主張大家一同返廈門，共議大計。

返回廈門，眾議決定興建工程，委由轉岸與閩南名匠楊桂馨洽商工程發包，議成，轉岸任監督，此一鉅大工程，為時十年，轉岸不辭辛勞，櫛風沐雨，於雕樑畫棟，壯麗梵宮，乃至一石一木，莫不悉心規畫，始終其事。

在此期間，南普陀寺有了重大變革，一九二二年，轉逢和尚接任南普陀寺，大事興革，把原來的子孫廟改為十方叢林，並擬定十方選賢公約二十條，住持的產生，由繼承制改為選賢制。這項措施，改革了歷來法派的陋規，獲得諸山長老的讚許。一切規畫完畢，一九二四年選出時任泉州承天寺住持會泉法師，出任改制後的南普陀寺首任住持。轉逢與會泉相商，為適應時代潮流，培育僧才，在南普陀寺內創立「閩南佛學院」，由會泉法師任院長，並聘請畢業於上海華嚴大學的常惺法師任佛學院副院長，畢業於南京支那內學院的蕙庭法師任教務主任。

一九二七年，會泉首任住持任期屆滿，會泉、轉逢等共議繼任人選。那時廣東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軍隊不時侵入廟宇駐紮，並喊出「沒收廟產、興辦學校」的口號，閩省僧侶莫不惶惶不安。常惺法師建議禮請佛教領袖太虛大師繼任，有維

護寺院的作用。眾人咸表贊同，於是到上海禮請太虛大師的任務，就落在轉岸、轉逢、常惺三師身上。他三人到上海會晤太虛大師，轉逢與大師早年在寧波天童寺是同參，情誼頗篤，於是大師應允，於是年四月二日，在南普陀寺行住持進院禮，並兼佛學院院長。繼之請轉岸、覺斌二師為監院，襄助寺務。

不幸兩年之後，南普陀寺的中殿發生火災。這座中殿原是八角形建築，雕樑畫棟，起鳳騰蛟，可說是集古代建築藝術的精華，一旦化為灰燼，四方莫不惋惜，而轉岸師尤為痛心。他慨然以重修為己任，又辛勞了三年餘，始恢復舊觀。他這種精神，感動了廈門富商蔣以德居士，蔣獨力捐出巨資，又建了一座後殿。後殿為二層，上為藏經閣，下層為法堂，至此，這五老峰前的莊嚴古刹，規模始煥然大備。

一九三六年，岸師以五十五歲，是年繼任楊梅山祖庭雪峰禪寺住持，他原計畫鳩工庀材，大事修築，而翌年蘆溝橋事變，中日戰爭爆發，事遂中寢。一九四一年，他重到星洲弘化，駐錫普陀寺。一九四二年日軍南侵，星洲淪陷，本邦居士林組織「佛建救恤會」，會址設於天福宮，撫輯災黎，救濟難民，請轉岸老和尚主持其事，此時他獻身於社會救濟事業。後來居士林又在峇淡島創設墾荒農場，種植稻粱，開闢經濟來源，此事乃由老和尚主理。老和尚以華路襯襯的精神，經營擘畫，頗著成效。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星洲光復，一九四七年老和尚接任普陀寺住持，以普陀寺信託人的身分，禮請在檳榔嶼弘化的宏船法師，到新加坡出任光明山普覺寺住持，宏船法師乃由檳城到星洲。光明山普覺寺是新加坡的首創，始創於一九二一年，由最早創建普陀寺的轉道法師開山。當時是由一位鄭雨生居士捐獻了三十英畝土地，僑界聞人胡文虎、胡文豹兄弟施捨淨資建造，所以規模十分宏大，並且是一處安僧接眾的十方叢林。轉道以後繼任住持的，有善慧、弘宗、步森諸師。

普覺寺前原有一處放生園，眾議擴大興建，闢成一處園林，鑿一巨池，以供水族放生；廣建柵舍，以供禽畜棲息，此外並建造亭臺樹，以配合景觀。這項工程，繁複萬端，若不是胸有成竹，具泉壑造化之匠心者，難以勝任。眾議組織「建園委員會」，推請轉岸老和尚為主任委員，老和尚又負起了建園的任務。辛勞多年，始竟其事。



後來，新加坡龍山寺比鄰之彌陀寺，曠地極廣，佛教人士共議在該處創建學校，以培育青年學子，老和尚首先響應。他以精於建築出名，這建校的責任又由他擔起來，出任「彌陀學校建築委員會」主席及信託人之一。一九五〇年，老和尚被推為彌陀寺住持，更擘畫修建大殿，擴建功德堂，經年落成，彌陀寺煥然一新。繼之又與普覺寺住持宏船、監院廣週二師，計畫翻建普覺寺大雄寶殿，後來這項工程也在他的擘劃下翻建完成。

一九六五年，新加坡居士林購下了金炎律舊林址比鄰的一大片土地，要擴建新林址大樓，轉岸老和尚是居士林的導師之一，集會共議之日，他主張大廈中要有容納千人以上的大禮堂，以供集會及念佛共修，並適應未來的發展。這種高瞻遠矚的見解，與會者咸表贊同，眾人又推他為「建築委員會」主席，他也就當仁不讓的承擔下來。老和尚以為，末法時代要引人對於佛法起信，寺刹莊嚴也是條件之一，以此他一生為佛教建築盡力。

後來新加坡佛教總會成立「佛教施診所」，設立在普陀寺功德堂的二樓。這時老和尚已年逾八十，數年前自彌陀寺退居，在龍山寺養靜。施診所董事會又推老和尚為佛教施診所名譽主席，以資號召。

老和尚一生淡於名利，而為教為法，義所當為者，決不推諉。他生性重實際，觸繁文，雖一生為佛教盡瘁，而本身朝夕行持，未嘗間斷。每晨拂曉即起，上殿禮佛，禪淨並修。他開示大眾，念佛者須兼靜坐觀心，始能頓歇妄念，以至定境現前，此為一心不亂之法要。慈祥懇切，感人至深。老和尚年輕時練過武功，所以八十餘歲，猶身體硬朗，走路健步如飛，往返市區，乘坐巴士，攀登上下，不亞於年輕人。他一生生活節儉，不尚浮華，而痼疾在抱之心，出乎天性。他晚年預立遺囑，將他畢生檢蓄的鉢資，委託廣淨、印實二師，悉數分贈各慈善機構。

一九七〇年元月中旬，老和尚示疾，拒進湯藥，對周圍的人說：死生是人生必經的過程，落葉歸根，自古不免，我現在唯一心念是求歸安養，毫無其他掛礙。到元月二十四日傍晚，老和尚自知時至，告訴身邊的人，他要回彌陀寺丈室。眾人扶持他回到彌陀寺，在丈室安臥，身邊的人為他念佛。到初夜時分，老和尚睜開眼，隨眾念佛。唸了數聲，聲音轉弱至無，安詳入寂，時為己酉年臘月十七日（一九七〇年元月二十日）。享年積閏九十有四，僧臘七十二夏，戒臘六十九夏。臘月二十三日，遺體荼毘於光明山化身塔，四眾送龕至山者數千人，山谷為滿。荼毘後檢得大舍利十餘，小舍利數百，皆燦然奪目，眾人多感動流涕。舍利分做數份，供養於普陀、普覺、龍山諸寺及居士林。

參考資料：于凌波編著（網上資料）

轉逢法師（西元1879 - 1952年）



法師原籍福建南安人，俗姓王。號海妙。十二歲隨胞兄轉初住南安雪峰寺。年十七，禮喜敏和尚出家。二十二歲，從廈門南普陀喜參和尚受具足戒。受戒後，曾受喜參上人傳法授記，為上人的法嗣。受戒後遍遊名山古剎，參學於天童寺八指頭陀座下。歷任諸大名剎上首執事凡二十年。民國初年(1911)主持廈門南普陀。師識見高遠，具有前瞻性的眼光，效法天童寺敬安禪師的作風化私為公，改南普陀為十方叢林，立選賢規約。民國十三年（1924），依照規約所定，選出時任泉州承天寺住持會泉法師，為改制十方叢林後的首任住持。民國十六年（1927）時廈門南普陀寺，會泉任滿；大家感於僧寺之危機，因常惺推薦，公舉太虛法師繼任。

交卸了南普陀寺丈席，又至泉州，協助轉物法師重興開元寺後，與同門轉度等，再次去朝禮普陀山，並到寧波阿育王寺禮佛舍利。行腳歸來，被推舉為他出家祖庭的楊梅山雪峰寺住持。民國二十八年（1939），太虛大師組織「佛教訪問團」訪問東南亞佛教國家，轉師隨團其間道經雲南，繼到仰光，禮大金塔。民國二十九年（1940）元月，抵印度加爾各答。時任印度國際大學中國學院院長的譚雲山居士，盡地主之誼，放下院務陪同訪問團到錫蘭訪問。是年三月底，訪問團往新加坡，轉逢老和尚在印度留下來，未再隨團同行。

民國二十九年（1940）九月，轉老在印度帶了幾名弟子，由葛倫堡出發，前往西藏拉薩，曾受哲蚌寺喇嘛授予密宗要旨。老和尚在西藏停留經年，於民國三十年（1941）底又回到印度，到各地朝禮聖跡。

其後漫遊錫蘭（今斯里蘭卡）、緬甸等國，得佛舍利數十顆，原擬回國建塔供養，因受星馬等地僑界信徒之請，到星馬弘化，回國之願未能實現。他在新加坡一度在光明山普覺寺閉關，于關中修習在拉薩所習的密法。二戰後，民國三十五年（1946），駐錫新加坡龍山寺。民國三十七年（1948）夏，到馬來亞金馬崙，訪三寶寺住持演本法師，並在三寶寺閉方便關，潛修密、淨。師兼學各宗教義，顯密兼修，禪淨互攝；1950年，由於新加坡龍山寺信徒派人迎請，他又回到新加坡，接任了龍山寺住持。過了兩年，於1952年六月，在龍山寺入寂。世壽七十三歲，僧臘五十有七，戒臘五十一年。

參考資料：【南洋佛教】43期 30/11/1972 p.9

轉解法師（西元1885 - 1960年）



轉解法師，法號海脫，字轉解，俗姓黃，原籍福建省南安縣人，一八八五年（清光緒十一年）生。家庭世代務農，父名認忠，母李氏，俱早見背，依兄長成人。青年時曾隨兄至楊梅山雪峰寺謁喜敏上人，及聽佛化老人講經，以此有出家之志。一九〇四年二十歲時，依喜慧上座剃度出家。越年於廈門南普陀寺依喜參和尚受其戒。繼而行腳參訪，在寧波天童寺坐禪堂三年。返回閩南後，隨侍喜參和尚南游星馬，星洲創建龍山寺，解師參與襄助，以後屢屢往返於星洲、閩南之間，長途跋涉，不以為苦。長期隨侍參公和尚，深得器重，而授以衣鉢。

解師在閩南，先後擔任楊梅山雪峰寺、泉州承天寺、廈門南普陀寺重要執事，一九一九年，廈門南普陀寺組織寺務委員會，解師擔任委員，首倡重建大殿，與會者咸皆贊同，解師參與重建工程，使寺容為之改觀。後來擔任雪峰寺住持，道糧不裕，常住生活十分清苦，解師以身率眾，力事稼穡，雖手足胼胝而不稍懈。又復在山上開闢茶園，種植佳茗，改良烘製方法，親自肩挑背負，從事銷售，以售茶所入改善常住生活，而雪峰名茶也因此聲譽遠播。

解師為恢宏祖剎，於中日戰爭之前，五十餘歲之年，再遠渡重洋抵達星洲，從事募化以充裕祖庭經濟。由於慈緣廣被，受薰者日眾，復於星洲創建普濟寺、香蓮寺，使精修參學者有所憑依。以此道譽日播，遐邇推崇，新加坡佛教總會推為監察主任，彌陀學校聘為副董事長，中華佛教會禮請為導師。

解公人在南洋，而閩南諸山佛剎及公益慈善事業凡有啟告，莫不應緣解囊；復應本山兩序之請，三度任本山住持。雖人在萬里之外，對祖庭之護念殊殷，在星洲募得善財，重建了雪峰寺佛閣、前樓。本擬繼續修建東西輔閣，因晚年罹患膽結石症，藥石罔效，又以年逾古稀，手術困難，於一九六〇年（歲次庚子九月二十六日），示寂於星洲，世壽七十六歲，僧臘五十七夏，戒臘五十五夏。

參考資料：【南洋佛教】168期 30/04/1983 p.3



1938年會泉法師南渡時攝於星洲龍山寺前

星洲龍山寺

福建省晉江安海龍山寺轉武法師于1913年南渡新加坡，帶去龍山寺的香火，在新加坡黎斯高律的地方因陋就簡建起“龍山精舍”。1922年，瑞等法師到了新加坡，協助乃師，後來得到實業家陳文烈居士的慨施淨資，將精舍擴為寺院，於1926年始建寺完成。後來由瑞等法師繼任住持，組織「福緣念佛會」，每月農曆十七日聚眾念佛，信徒頗眾。1946年閩南長老轉逢被推舉繼任住持，可惜逢公兩年後示寂。公推廣洽接任；廣公是於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應剃度師瑞等法師之召，南來住新加坡龍山寺，襄助瑞師弘化。廣師到達新加坡後，協助瑞等法師興建了後座的「喝雲堂」及「藏經樓」。



廣樹法師

廣樹法師，法名照松。原籍福建人氏，俗姓吳。童年入道，禮廈門金雞亭瑞枝上人剃度，越三年十七歲時，與諸同道赴泉州開元寺，受具足戒於轉道老和尚座下。其後，潛心向道兼研醫學；1952年，赴福州中醫高級學院深造數年；畢業後，以妙術行醫，活人無數。師曾任廈門南普陀寺監院，迨1958年間，應馬來亞吧生龍華寺廣餘法師之請，南來擔任該寺監院；嗣後駐錫檳榔嶼妙香林，閑雲野鶴，悠然自得；數年後，承廣洽法師之邀赴星洲龍山寺，除個人修持外，仍以醫術方便濟世，師曾任彌陀學校董事。孰知世緣告盡，於1978年三月間，遽然西歸；世壽六十有六，僧臘五十二，戒臘四十九。

參考資料：【南洋佛教】110期 30/06/1978 p.29

雲果法師

雲果法師，早年在泉州承天寺出家，受具足戒於莆田廣華寺善和和尚座下，後往浙江游方參學。歸來見承天寺寺宇圮廢，“乃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東渡臺灣，南泛星洲，泗水、菲律賓募集巨金”。返回重建寺宇。為清末諸多南遊化緣募捐的僧侶之一。



承天禪寺
轉塵老和尚

轉塵上人，字海淨，閩南安六都仁宅人，俗姓黃，父祖二代，皆持齋什誠，以遺傳性論，則上人稟自先天，故已六根清淨，腦刻覺海玄門矣。已而於年十六，則在楊梅山雪峰寺落髮。時其師喜靜，深喜得上人為徒。於是住寺十餘年，嗣飛錫廈門南普陀，在該處為當家，又十七年。移泉州承天寺。住持其間，五年之後，始來新加坡，住持順天宮。該宮自來蠹耗不修。香火不盛，上人既掛錫其宮，遂集星中諸善信。議修葺之.....上人於泉州開元寺孤兒院、石叻後港光洋學校、泉州承天寺、鶯山學校、南山學校、石叻天南壇、南安會館等，皆能捐貲，更有尊為名譽董事者。

林博愛編：《南洋名人集傳》（南洋民史纂修館，中華民國28年7月），?124



編註：福建泉州承天寺。又稱月臺寺。原為五代節度使留從效之南園。始建於南唐保大末年至中興初年（957～958），初名南禪寺。北宋景德四年（1007）賜名承天寺。歷代續有重修，規模僅次於開元寺，為泉州三大古刹之一。現存之大殿為清末所重建。寺中原有梅花岩、孝子塔、飛來塔，歷來被稱為承天三寶，然今梅花岩已移置開元寺。

清朝末年，承天寺衰敗，頽垣碎瓦，淒涼滿目。後雲果、轉薄、轉溥、瑞明諸師共同發願進行修葺，並增建寮房僧捨，寺院重興，煥然一新。

民國初年，雲果法師圓寂後，會泉法師繼任住持。會泉法師住持的七、八年間，也募款修建了寮房僧捨，開鑿放生池，除自己主講《楞嚴經》、《法華經》、《彌陀經》外，還延請國內佛學家前來講演說法。後來會泉法師接任廈門南普陀寺住持，1937年南遊星洲、東南亞諸國，後於1943年示寂於檳榔嶼妙香林。轉塵法師繼任承天寺住持。抗日時期，承天寺先後有弘一、性願法師住寺講經弘法，組織佛學研究會、念佛會、流通經書，創辦養正院，培養僧徒。

宏船法師（西元1907 - 1990年）



宏船法師，俗姓朱，原籍福建省晉江縣人，一九〇七年（清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出生於晉江縣霞福村，為家中獨子。幼讀私塾，十歲喪母，深感孤苦。十三歲因觀看目蓮救母傀儡劇，深受感動，遂有出家的念頭。十五歲時，聞泉州承天寺住持會泉法師，在寺中講經，乃詣承天寺，依會泉法師剃度出家，法名宏船。翌年，赴莆田廣化寺，依本如老和尚受具足戒。

一九二四年，廈門南普陀寺住持轉逢和尚，將子孫廟的南普陀寺改為選賢制的十方叢林，選會泉法師為首任住持。宏師也隨著會公到了南普陀寺，在會公身邊為侍者。晨夕親炙，會公亦為之口傳心授，受益良多。一九二七年，會公任滿告退，太虛大師繼任住持，宏船因之亦有親近太虛大師的機會。一九三二年，會泉法師常住廈門虎溪岩，改虎溪岩為淨土道場，翌年，就萬石蓮寺開設佛學研究社，宏師升任監院，綱維寺務，使會公得以專心講學。太虛大師到萬石蓮寺訪會公，曾書一聯贈宏師云：「海上有山森萬石，人間度世仗宏船。」由此可見大師對宏師的器重。

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南普陀寺受戰爭影響，殿堂被毀，僧眾四散。宏師隨著會公長老南渡。先後遊化仰光、印尼、檳城各地。一九四〇年，隨會公到新加坡，駐錫普陀寺，與創建光明山普覺寺的轉道和尚，在普覺寺共建大悲法會，祈禱世界和平。轉道和尚以普覺寺傳繼人的問題和會公商議，欲傳法於宏師。宏師念恩師會公嗣法於南安楊梅山雪峰寺喜宗上人，是佛化老人的法孫，而轉道和尚亦受學於佛化老人，彼此淵源甚深，故受轉公和尚記別，嗣法於轉公和尚。

繼之，隨會公到檳榔嶼，初住李氏書室，會公曾於廣福宮講經。一九四二年，檳城林炳照、炳坤兄弟，發心為會公建妙香林寺。寺甫落成而會公示寂，宏師繼任妙香林寺住持，並由新加坡請得廣餘法師出任監院，二人合力於妙香林寺的增建工程。為感念會公法乳之恩，特建會公老和尚紀念塔，供養會公舍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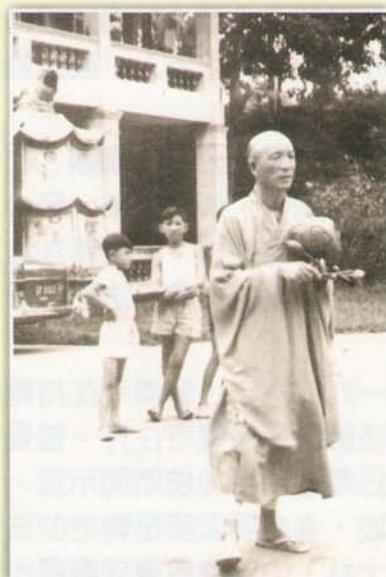
一九四六年，普濟寺住持轉岸老和尚，以光明山普覺寺信託人的身分，聘請宏船法師出任普覺寺住持。普覺寺是轉道老和尚所創建，一九四三年，轉道老和尚於日軍佔領新加坡期間示寂，二次大戰後，轉岸老和尚也由避難的峇淡島回到新加坡，考慮到宏師是轉老的法嗣，自然由他出任普覺寺住持為宜。同時新加坡的居士林，中華佛教會等團體也聯名力請，宏師乃由檳城抵達新加坡出主普覺寺。

宏師初到普覺寺時，光明山面積有三十英畝，十分廣闊，唯地點偏僻，十分荒涼，僅有一座大殿，及前庭一處僧寮。周圍則是蔓草叢生，墳塚壘壘，行人罕至。寺前原有一處放生池，但已頽廢。宏師晉山，初則農禪並重，種植花生、蕃薯以自給，繼而與轉岸老和尚共議，開發建設光明山，先後擴建寺宇，興建大悲殿、鐘鼓樓、甘露戒堂、藏經樓、方丈禪樓、客座禪樓等。在建設期間，宏師廣宣法化，普結善緣，發起大悲法會，為民祈福。同時每年在普陀寺、居士林等處，開壇講經，先後講《金剛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阿彌陀經》、《心經》、《地藏經》、《大乘起信論》等。並在信眾間組織誦經會，以培育教化。

繼而進一步美化光明山，將寺前空曠之地闢建為放生園，成立「建園委員會」，推請長於建築設計的轉道老和尚為主任委員，將原有的放生池鑿為巨池，以為魚鼈之屬的放生之所，園內配置亭園台榭及禽畜棲止的柵舍，並廣植花木，使光明山風景改觀，有如公園。以此多年建設，將一處荒涼僻地，發展成為星洲最大的名勝巨刹。以後多年，每年二月十九日舉行大悲法會，光明山車水馬龍，裡裡外外擠滿人潮，一日間要開兩三千桌素齋，可見法緣之盛。

一九四九年，新加坡佛教大護法李俊承居士，發起組織「新加坡佛教總會」，一九五〇年註冊成立，選舉執監委員，自委員中選出正副主席及常務委員。選舉結果，李俊承居士當選為主席，宏船法師當選副主席，常務委員有廣洽、達明二師，及張淑源、畢俊輝、陳光別、莊丕唐諸居士。佛總委員及主席每兩年改選一次，以後多屆之主席副主席，均由李俊承與宏船法師連任。一九六四年，李俊承居士以年事已高，堅辭主席，不再連任，宏船法師在眾望所歸的情形下，為眾公推繼任主席。

依照佛總新會章，主席每年改選一次，宏師有生之年，均連選連任。宏師接任後，推動會務，不遺餘力，如改建由佛總所辦的菩提學校為五層大樓，為佛總購置位於巴登律的新會所，每年衛塞節時，聯絡新加坡各民族的佛教徒，共同聯合擴大慶祝。同時於每年衛塞節時，籌募慈善基金，分發給各慈善團體。一九六九年，在常凱法師的建議下，成立「佛教施診所」，以後施診所發展為五處，受惠貧民不計其數。



在那幾年內，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訪問團、菲律賓佛教訪問團，以及台灣的續明、道安、印海、真華、常覺、聖印等諸團體法師到新加坡訪問，宏師領導佛總同仁歡迎接待，並安排到各寺院社團訪問，及參觀風景名勝，妥盡地主之誼。特別是一九六九年三月，禮請台灣的印順導師到新加坡弘法，假維多利亞劇院公開講演，聽眾千餘人，極一時之盛。

新加坡是一個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國家。即使是同為佛教，也有南傳與北傳之分，同為僧侶，有中國籍、錫蘭籍、越南籍、泰國籍、柬埔寨籍。以語言不同，習俗各異，彼此聯絡之際，不免有所困難。以此，宏師乃與法樂法師，邀請各民族諸山長老舉行座談，籌備成立「僧伽聯合會」，即席推舉籌備委員，負責草擬章程，向政府申請註冊等手續。一九六六年，僧伽會假光明山普覺寺召開成立大會，宏師當選為僧伽會主席，阿葛漢瑪法師及本道法師當選副主席，理事由不同國籍的僧侶擔任。

新加坡僧伽聯合會是由各民族僧侶所組成，負起與世界各國聯繫的責任。一九五八年，世界佛教友誼會主席蓬荻司蔻公主訪問新加坡，僧伽會歡迎接待，並接受公主之請，同意成立世佛會新加坡分會。一九六九年，世界佛教友誼會在吉隆坡召開，新加坡僧伽聯合會曾推舉兩位代表出席。

此際法師年逾六旬，在新加坡聲望日隆，眾尊之為長老。除了擔任佛教總會、僧伽聯合會兩會主席外，還兼任新加坡佛教施診所主席、濟世之家主席、文殊中學董事長、菩提學校董事長、彌陀學校創辦人，以及其他許多佛教中的榮譽職。佛教中諸團體每有困難，長老從不袖手，出面號召為之解決。一九八〇年，中國大陸開放，長老屢應中國佛協之邀請，率領弟子赴大陸朝禮四大名山名剎。並回到家鄉泉州參禮祖庭，捐款重修了泉州承天寺，廈門萬石岩、虎溪岩、以及開元寺、雪峰寺、及漳州南山寺等處。以上這些地方，都是早年會泉大師弘化之地，在「十年動亂」中受到破壞，寥落已久，而長老一一予以修復，可謂光前裕後，法門增光。

一九八五年，長老計畫在光明山興建萬佛塔，泰國副僧王率團蒞臨，主持奠基大典，隨後即動工興建。一九八六年，八十誕辰，四眾弟子為他祝壽，門下廣淨、廣純、法徒印實、廣餘等，並於是年農曆八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在泉州開元寺舉行三天誦經法會為老人壽。一九八七年，泰國國王蒲美蓬，御賜長老「華僧大尊長」的尊號，並授予爵扇，這是泰王授予外國高僧最高的稱號。八十歲以後，逐步辭去許多兼職，在普覺寺靜修。他在新加坡積蓄淨財，全拿來修建梵宇，舉辦社會救濟事業。自己簡居斗室，自奉儉樸。一九九〇年世緣告盡，於十二月二十五日（歲次庚午年十一月初九），捨報西歸，世壽八十四歲，僧臘六十九夏，戒臘六十八夏。

參考資料：于凌波編著（網上資料）



1966年11月24日新加坡光明山水陸法會期間，同時舉行「祈禱世界和平大會」
總理李光耀先生親自出席大會後與宏船、本道、慧僧法師在茶會上。



1966年11月光明山傳戒與水陸法會期間諸師合影
(自右起：如意、廣圓、常凱、宏船、瑞今、廣義、廣淨、廣樹)



清念法師（西元1875 – 1957年）

清念上人，法諱法慧，福建金門張氏子。年七歲，就傳讀。十六歲，慈母去世，哀戀憶念不能已。會觀布袋戲，唐三藏取經故事，感於觀音大士之神力悲濟，因萌出世志。翌年，潛附帆船，投南海普陀山鶴鳴庵而出家焉。光緒十七年，於普濟寺受具足戒于慧源和尚。上人志道堅貞，嘗患瘡四閱月，起臥維艱。會其尊翁來普陀，憫其苦而勸之返；上人安忍眾苦，矢志不回。其後參禮諸方，禮佛舍利于阿育王寺，因任阿育王寺副寺十餘年。還山，複任普濟寺副寺多年。愛護常住物，清廉自持，人以稱之。普陀山西南隅，濱海有天后宮，奉天后，漁民以為觀音化身而崇敬之。光緒中，廣瑩和尚改建之，規模粗具。惜繼之者非其人，虧累萬，香火不繼者有年。山中長老惜之，因舉上人以主之，時民國五年也。上人誓志規復，正其名曰「福泉禪院」。籌還積欠，修葺補苴。其初也艱苦備嘗，日以番薯為主食。每年冬，游化閩南，泉廈縉紳多識之。又嘗游安南，星洲，小呂宋，臺灣，淡泊簡默，所至從化。上人儉樸審慎，慮虧欠之為累，數年而無所建樹，人見其儉也而疑其貪。其後，首築石圍牆，次則重建大殿，香積廚等，精工堅質，煥麗莊嚴，昔之致疑者無間言矣。會抗日軍興，以寺務付弟子，游化於廈門。迨大陸赤化，乃避地星洲之海印寺。望八之年，猶遍歷星、馬各地以資攝化；所至，縉紳咸尊敬之。民國四十六年一月二十七日，晚食甫畢，寂然而化。得戒臘六十有四，世壽八十有二。荼毘于光明山，得大小堅固子甚多。普陀陷匪，勢難歸葬，弟子印實因奉舍利來臺灣，於新竹福嚴精舍建塔而供養之。上人福緣深厚，年未而立，鬚髮悉白。法相莊嚴，道貌岸然，信施輒不求而自至。持身恬澹，儉約成性。日稱彌陀聖號，以淨土為依歸。未嘗致力於義學，而囑其弟子盛藏，盛正（印順），盛求（印實），遊學于閩南佛學院等。嗚呼！愛護常住，興修刹宇，志心淨土，獎掖義學，上人固無愧於本分衲子矣！音容宛在，風木徒悲，略摭往行以為傳，用以告福泉後人耳。 徒印順敬撰

資料來源：妙雲集下編之十【華雨香雲】p267-269
印順導師撰寫「清念上人傳」



印順導師與師弟印實法師(左)於清念上人紀念塔前合影

照片來源：蘭若資料庫

編註：印實法師生平資料缺乏，是印順導師同門師弟。據悉在普陀山福泉庵依清念出家，法名印實，法號盛求。曾遊學于閩南佛學院，後與先師念公在福建同安的梵天寺同住。大陸色變後隨先師南渡星洲，先後住過蓬萊寺和龍山寺。民國46年（1957）12月27日，剃度恩師清念上人吉祥入滅於星洲海印寺。由印實法師護送上人靈骨來台，暫供於善導寺；後於民國47年（1958）2月2日清念上人靈骨於新竹福嚴精舍建塔供養之。1983年曾與廣淨法師回訪廈門南普陀寺。

廣洽法師（西元1900 - 1994年）

廣洽法師，俗姓黃，原籍福建省南安縣人，一九〇〇年（清光緒二十六年）生於南安縣的羅東鄉。據林子青居士《緬懷廣洽老法師》一文說，洽師童年的時候，沒有讀過多少書，但因加入鄉里的大和齋堂為「齋友」，讀了不少佛經，受到佛教思想的薰陶，而有出家的念頭。

一九二一年，他年已二十二歲，因久慕廈門南普陀寺的道風，發心到南普陀寺，禮當時南普陀寺監院瑞等上人為師，在南普陀寺旁的普照寺剃度。瑞等上人為他取法名照潤，字廣洽，是屬於漳州南山清泰寺臨濟宗的「喝雲法派」。是年冬季，在莆田梅峰光孝寺，依諦本和尚受具足戒，然後回到南普陀寺任執事。



一九二二年，洽師的剃度師瑞等上人到新加坡，助轉道法師興建普陀寺，洽師也於翌年赴南洋參學數年。一九二六年回到閩南，在漳州南山寺依性願法師，學習叢林制度和梵唄唱唸，對於「四大祝延八大贊」尤為精到。那時轉道、瑞等諸師在南山寺創辦「南山佛化學校」，他也盡了襄助之力。一九二七年，性願法師與轉物、轉解二師赴南洋弘化，洽師也離開南山寺，回到廈門南普陀。由於他精於唱唸，長於法器，所以每值農曆春節，或佛菩薩聖誕日上殿時，都由他「掌鑼」。掌鑼是叢林唱唸最重要的職務，因為鑼是唱唸時的定音標準，定音不對，唱唸就紊亂了。

洽師二度回到南普陀寺，初任知客，後來升任副寺，一九二八年冬，弘一大師與尤惜陰、謝國樑二居士首度南遊，目的是到暹羅去的，途經廈門，大師為陳敬賢居士留下來，住在南普陀寺，洽師始認識這位持律嚴謹的一代大師，但以大師在廈門停留未久，翌年春又回溫州，所以他親近的機會不多。一九二九年十月，大師重到廈門，仍駐錫南普陀寺，廣師當時在南普陀寺任知客，有較多親近的機會。洽師對弘一大師仰慕崇敬，懇切無比，此後十年間，他經常隨侍大師，恭敬供養，朝夕請益，對大師的訓誨拳拳服膺，這可說是廣師一生學佛做人的轉轍點。

相對的，大師在南十餘年，講律著書，弘化一方，得力於洽師的承事協助之處頗多。大師生活瑣事，諸如寄發郵件經書、印刷經書、代購藥品等，一概委託洽師辦理。在林子青居士編輯的《弘一法師書信》一書中，全書七百餘封信件，致洽師者有五十二封之多，可見一斑。一九三五年四月，洽師送大師赴淨峰，居三日

後，洽師辭別時，請大師為他訂一分修持日課，大師在〈為廣洽法侶定修持日課，附記蕩益大師入靈峰因緣〉一文中說：廣洽法侶與余數載聚首，相契頗深。送余入山，居三日，將歸禾嶼，囑訂修持日課，為略書如下：午前，讀法華經一卷，閱華嚴一卷。午後，溫習戒本羯磨，讀行願品一卷。餘時默持佛菩薩聖號。布薩日，讀梵網戒經一卷……歲次乙亥弘一演音書。

是年十一月中旬，大師二度到惠安科山寺演講，十二月初回到泉州，即臥病草庵。左臂感染濕疹，僅一日許，前臂潰爛十之五六。未幾延及上臂，勢不可止。不數日，腳面又生疔，足腿盡腫，寒熱發作，十分嚴重。於是寫下遺囑，付侍者傳貫師。洽師聞悉，趕往泉州，接大師回到南普陀寺，每日陪侍大師，到廈門找一位黃丙丁醫師醫治，並施以電療。治療數月之久，始行痊癒。

洽師出家後本名照潤，大師為他易名普潤，改易一字，含義甚深。二十餘年後，洽師在《紀念大師逝世十五週年感言及後記》一文中，有一段敘述他隨侍大師的因緣：

衲以天假之緣，於大師三度弘化閩南之期間，親侍講席，每承耳提面命，慈誨獨多，薰沐恩波，水流識海。曾在廈門南普陀養正院，每日常課授以其精選之讀書錄，日省錄課文，親自批註，要言不煩，語語殷切。專講《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則全部逐篇先為分科分段，句讀圈點，朱墨燦爛。自卷首至完篇，纖毫不苟。講解之外，於繁要處，復加詮釋，其誨人不倦之教育精神，視未出家時尤有過之。嘗謂：「待人當寬而有節，持己應簡默凝重。不能感人，唯責己之誠有未至。為學第一須在變化氣質，克除結習，進修淨行。」又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況乎出家離俗之人。應使文藝以人傳，不可人以文藝傳。」是直以當世菩薩聖哲之心，勉後學奮發立德之志，永無疲厭。

一九三一年，南普陀寺創辦培育沙彌的「養正院」，瑞今法師任教務主任，三三年洽師任養正院監學，至一九三七年出國而離職。在此期間，他與瑞今、慧雲二師還創辦《佛教公論》雜誌，弘揚正法，頗有影響。

福建省晉江安海龍山寺轉武法師于一九一三年南渡新加坡，帶去龍山寺的香火，在新加坡黎斯高律的地方因陋就簡建起“龍山精舍”。一九二二年，瑞等法師到了新加坡，協助乃師，後來得到實業家陳文烈居士的慨施淨資，將精舍擴為寺院，於一九二六年始建寺完成。後來由瑞等法師繼任住持，組織「福緣念佛會」，每月農曆十七日聚眾念佛，信徒頗眾。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廣師應剃度師瑞等法師之召，往新加坡龍山寺，襄助瑞師弘化。廣洽法師到達新加坡後，協助瑞等法師又興建了後座的「喝雲堂」及「藏經樓」。

廣師到新加坡第二年，名畫家徐悲鴻到新加坡開個人畫展，以義賣所得支援抗戰。廣老歡喜讚嘆，介紹信徒購買，給徐悲鴻的畫展予以很大的幫助。廣老並請悲鴻為弘一大師畫像，作為大師六十壽辰紀念。這一幅畫像，迄今仍保存在福建泉州開元寺的弘一法師紀念館中，抵星的第三年，廣師又擔任佛教居士林導師，以後連任多屆。

一九四二年，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攻陷新加坡。日軍殘暴成性，不但對抗日的華人加以殺害，並且濫殺無辜，殃及一般平民。洽師目睹人民苦難，發動信徒救濟難民，受到難民的感戴。一九四八年，洽師四十九歲，在芽籠購置房屋，創建「簷葛院」，隨緣度化。一九五二年，龍山寺住持轉逢老和尚示寂，洽師繼任住持，又裝修龍山寺，使寺院面目一新。

洽師感於當時新加坡受英國殖民統治，只重視英文教育，華文學校極少，華僑子弟受教育甚為困難，因此他以龍山寺比鄰彌陀寺，曠地極廣，原為擴建彌陀寺之用，乃改變擴寺計畫，做為籌建「彌陀學校」的建築用地。洽老成立「新加坡彌陀寺及彌陀學校募捐建築委員會」，推請長於佛寺建築的轉岸老和尚為主席，洽老自為總務。學校建成，洽老選莊不唐居士任彌陀學校董事長，自為監理員，並聘請林瑞鼎居士為首任校長。學校創立迄今，已歷時四十餘年，華僑子弟早年入校受教者，多入社會各階層服務，為社會人士所稱道。

一九七二年，洽老重建龍山寺的大雄寶殿，同年又發起籌募彌陀慈善基金，舉辦社會福利事業。每年衛塞節時，他以現金及實物分贈各慈善團體，發揚佛教的慈悲精神。不僅如此，他以任居士林導師的身分，領導林友，籌募貧病老人的度歲慰問金，使貧困老人得以歡度新歲。此項工作，二十餘年持續不斷，並且是由他到居士林親手發放，直到他示寂的前一年，九十四歲高齡時仍是如此。

一九七三年，新加坡佛教總會改選，洽老當選為佛教總會副主席。七九年出任佛教施醫所副主席及第二分所主席。八一年復被推為文殊中學、菩提學校董事會副主席，一九八六年，以眾望所歸，膺選新加坡佛教總會，及佛教施診所主席，時洽老年已八十七歲，推辭不掉，在任數月，以年紀老邁、健康不佳為由而辭職。一九八七年，獲新加坡總統頒發公共服務獎章，表彰他為社會福利事業的貢獻。

洽老八十歲以後，曾多次回大陸探視訪問，一九八五年冬季回去那一次，同樣也是八十餘歲高齡的林子青居士，全程陪同他到全國參觀訪問，除到各大名山大刹布施供養外，對北京法源寺的中國佛學院、上海玉佛寺的上海佛學院、莆田廣化寺的福建佛學院、福州崇福寺的福建佛學院、廈門的南普陀佛學院等處，各捐了數千元至數萬元不等的人民幣。一九八八年，他率領由龍山寺信眾組織的朝山團，到陝西扶風縣的法門寺，朝禮佛指舍利，並以泰國清邁王朝的貝葉經、古緬甸的貝葉經、及晉懷帝永嘉年間的鎏金佛像等寶物，捐贈給法門寺。

一九九一年，洽老以腦血管栓塞症住院，曾接受開刀手術治療。唯後遺症久治不癒，事聞於北京中國佛協趙樸初會長，大陸方面派出三位腦科專家到新加坡協助。是年，大陸發生嚴重水災，急待救援。洽老在病榻上，發動龍山寺信眾及居士林林友捐款救災，洽老罄其所有，首先捐出其鉢資六萬元以為倡導。這一次其募集得三十萬元新幣，折合人民幣百餘萬元，匯往大陸。

一九九四年農曆年初，洽老曾因下床不慎跌傷左手，再度入院治療兼旬，回簷葛院休養，於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甲戌年正月十五日）安詳捨報。世壽九十五歲，僧臘七十三載，戒臘七十二年。治喪期間，新加坡總統王鼎昌伉儷、前總統黃金輝伉儷、各部首長、國會議員多親臨獻花弔唁。三月二日公祭，與祭來賓及四眾弟子數千人。荼毘後留下彩色斑斕舍利百餘顆，分別供養於龍山寺喝雲堂、簷葛院、當年披剃處的廈門五老峰下照普寺。公祭之日，簷葛院眾弟子的一副輓聯，概括了老和尚的一生事蹟。聯云：

鶯島隨弘師督養正院學律南山德風可垂範三界
星洲興龍山創學彌陀扶貧濟世培植桃李普四海

參考資料：于凌波編著（網上資料）



1960s廣洽法師與諸山長老在新加坡二戰紀念碑奠基禮主持灑淨儀式

照片來源：蘭若資料庫

優曇法師（西元1908 - 1993年）

優曇法師，俗姓楊，名華卿，安徽省懷寧縣人，一九〇八年（清光緒三十四年）出生。一九二八年，慈航法師任安慶迎江寺方丈，優曇的姨母是慈航法師的皈依弟子，以此因緣，優曇隨姨母到迎江寺親近慈老，後來慈老的弟子宗教法師，到迎江寺探視慈老，因緣成熟，優曇依宗教法師剃度出家，成了慈老的徒孫。宗教法師未幾辭去，以後優曇一直依止在慈老身邊。



優師在慈老身邊住了三年多，同時也在迎江寺的迎江佛學院受學。一九三〇年，迎江寺大火，慈老外出募化重建迎江寺，離開安慶到緬甸，優曇也隨著慈老到仰光，隨順因緣留在仰光弘化。一九三二年，福建鼓山湧泉寺傳戒，優曇辭別慈老回福州，在湧泉寺受具戒，得戒阿闍梨是虛雲老和尚。圓戒後，曾受學於鎮江超岸寺的玉山佛學院，依震華法師受教三年，畢業後到上海，駐錫哈同花園的頻迦精舍。

一九三七年春天，優師離開上海到了香港，駐錫上水小山頂的彌陀精舍，專修彌勒淨土法門。潛修數年，一九四二年在香港市區跑馬地奕陰街，創立識廬，後更名為菩薩學處，在此講經念佛，隨緣度化。是時為日軍佔領香港期間，在軍事統治之下，度過一段頗為艱苦的生活。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優師與香港佛教人士組織香港佛教聯合會，當選理事。他平時熱心會務，深受同道推崇。一九五二年，世界佛教徒友誼會港澳分會成立，又當選為理事。

一九六〇年後，優師發起組織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同道熱烈支持，聯合會成立，被推舉為第一屆會長。一九六四年，師組織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代表團，率團出席在印度召開的第七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會後並訪問星、馬、泰、越、菲、日、韓等國。並到台灣訪問。代表團抵達台北時，他首先到汐止彌勒內院，禮慈航法師裝金的全身舍利，繼而到中南部參觀許多道場，也在台中參觀正在興建中的佛教菩提醫院。同時在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高信陪同下，晉見當時的蔣中正總統，結束行程後返回香港。

是年，復與台北的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白聖法師，發起創立世界佛教華僧會。是年十一月，第一屆華僧代表大會在台北中山堂召開，世界各國華僧代表千餘人參加。華僧會成立，師膺選理事。會後並到日月潭參加玄奘寺落成法會，參觀苗栗法雲寺的傳戒法會，而後賦歸。

一九六七年，香港左派人士發動暴亂，人心不安。新加坡信徒擔心優師安危，一再促請，師於是年移錫獅城，時已高齡六十。是時，常凱法師在伽陀精舍創辦《南洋佛教》月刊及新加坡佛教施醫所。優老除講經辦道外，並協助常凱法師辦理各種佛教事業。一九八二年，獅城天竺山毗盧寺住持本道上人示寂，優老受請出任毗盧寺住持。常凱老法師推動的佛教施醫所發展迅速，繼續成立了第一、第二分所，一九八九年優老被推為第一分所主席。一九九〇年九月，新加坡佛教總會主席常凱法師示寂，優老以齒德俱尊，被推舉為佛總第二十二屆主席。九〇年以後，優老已八十多歲，體力漸衰。一九九三年四月住進伊麗莎白醫院療養，同年七月三十日示寂。世壽八十六歲，僧臘六十四夏，戒臘六十一夏。

參考資料：于凌波編著（網上資料）



1947年優曇與真果、明德、本道法師等著南傳袈裟攝於檳榔嶼
照片來源：香山寺

松年法師（西元1911 - 1998年）



松年法師，俗姓宋，名鐵成。江蘇省海陵縣人，一九一一年（清宣統三年）出生。宋氏為海陵望族，世代書香，父彭嶺公為邑內名士，工詩善詞，兼精書畫，四十餘歲病逝，時松年僅四歲，賴慈母撫育成人。松年六歲啟蒙，八歲開始對書藝發生興趣，由於表現不俗，為江南書家蕭退暗所賞識，收為弟子，加以指導培育，因之藝事大進。

十六歲，依海安縣廣福寺妙一上人剃度出家。他的師公權濟老和尚，是清季光緒年間的武舉人，使他對武術也發生興趣，曾從覺性和尚習拳術。二十歲在寶華山隆昌寺受具戒，之後入焦山佛學院受學，二十四歲畢業後，住蘇州木瀆靈巖山，親近印光大師，修習念佛法門。一九四九年，因避戰亂南下香港，一九五二年抵馬來西亞檳榔嶼，駐錫檳城佛學院，妙香林，洪福寺、金馬崙三寶萬佛寺，以及在怡保三保洞閉關三年念佛靜修。一九六〇年，轉赴新加坡般若講堂後進法師寮，與竺摩、興仁二師共住，且與詩書畫三絕的竺摩上人切磋書藝。一九八〇年前後接住菩提閣道場，以迄於今。

松老八歲學書，以出身書香世家，故於歷代各體碑帖，應有盡有，長年摹臨，各得其神髓。及至老年，以數十年的功力，已達到心筆相依，意到筆隨的境界，故能揮灑自如，出神入化，國畫大師張大千曾推崇松老的畫法謂：「松年法師的一個字，都是一幅畫。」又謂：「畫家如果畫畫，一定比畫家要畫得好。尤其是松年法師是方外之人，要是他來畫畫，一定比我這個世俗之人，畫得更好。」事實上，松老亦精於畫，而畫名為書名所掩。

松老於書藝，精通甲骨、金文、大篆、小篆，以至隸書，而尤精於狂草。台灣的故宮博物館，就收藏有松老的妙品墨寶。一九八六年，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伉儷，訪問日本時的國禮「福」字「壽」字，即出於松老手筆，用以贈送裕仁天皇及中曾根首相。後來，松年開畫展，李資政（光耀）去參觀，與松老見面，說：「法師真是一個深藏不露的人。」



松老慈悲喜捨，他平常除以書畫結緣化眾外，多次捐出數十幅以至百幅書畫，交由主辦單位義賣，以所得之款由慈善團體推動濟助計畫。新加坡政府當局屢次要頒發榮譽勳章表揚他，松老說：「這些都是出家人分內的事，沒有什麼值得表揚的。」一九八五年，他將一百幅精心作品捐給新加坡美術館，繼而將畢生所藏珍貴文物近兩百件，全部捐給新加坡國家博物院。捐完後松老對人說：「終於了卻一樁心事」。

松老今（一九九六年）年高齡八十六歲，身體硬朗，有如蒼勁的古松，日常除念佛修持外，作書不輟。間亦吟詩填詞，茲錄老和尚七律二首，以見一斑：

其一：處處秋風落葉頻，丹青誰為巧傳真，詩情漸比雲心薄，玉態無如暗世塵。
擾擾勞生終是夢，明明事相各由因，我諳此理能消遣，不敢隨他自損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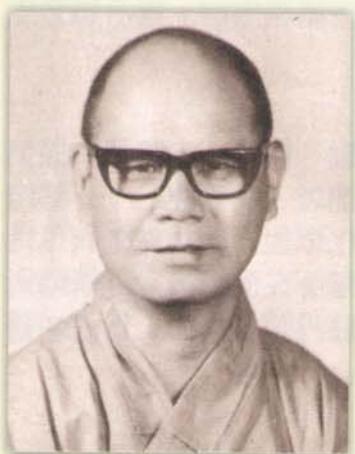
其二：睡扁頭顱枕未移，莊周蝴蝶兩相疑，深心覓句秋生影，片葉敲空響落遲。
今日我非前日我，老年思若少年思，人間卻已難容著，只合青山作故知。



1964年松年與竺摩、續明法師留影

照片來源：蘭若資料庫

常凱法師（西元1916 - 1990年）



常凱法師，俗姓洪，福建省晉江縣人，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丙辰十一月十九日），出生於晉江鄉下一個務農的家庭。三歲喪母，由嬸母撫養，以家境清寒，幼年只讀了幾年私塾，十一歲，父親送他到泉州崇福寺，禮元鎮和尚為師，剃度出家，法名禪即，號常凱，後來以號行世。

崇福寺是泉州城內三大叢林之一，元鎮的師父妙月老和尚，拳術精湛，有「鐵羅漢」的稱號，同時禪淨雙修，弘化一方。元鎮和尚是仰慕妙老的拳術而往親近，因緣成熟，依妙老剃度出家，得妙老拳技真傳及跌打損傷接骨技術。常師出家後，隨師父住在石獅泰亨寺，每日於撞鐘擊犍、禮佛誦經之餘，跟著元鎮和尚學拳術擊技及療傷接骨技術。元鎮和尚喜常師穎悟，把醫術及拳術全傳授給他。所以，後來常師以醫術弘化，是自幼依師學習、再加上多年鑽研而獲得的技術。

一九三一年，常師年十六歲，元鎮和尚送他到泉州開元寺，依轉道和尚受具足戒，圓戒後，又要他到廈門萬石岩佛學研究社受學。萬石岩的「佛學研究社」，是南普陀寺改為十方叢林選賢制後首任住持，及創辦「閩南佛學院」的會泉老和尚，於六十歲之年創辦的。起因是楊世時居士捐資重修萬石岩佛殿，老和尚同時於此開設了研究社。首屆開學有來自廣東、雲南、浙江、台灣各地的學生六十餘人，老和尚親自駐社講《楞嚴經》以此，常師也能親近這位閩南的一代名德。他在研究社受了三年陶冶，一九三五年畢業。

佛學社畢業，常師年滿二十，遠赴江南參訪，先後到過上海法藏寺、常州天寧寺、鎮江竹林寺、寧波觀宗寺等大叢林。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日戰爭爆發的時候，他正在上海圓通寺佛學研究社參加研究。未幾，上海「八一三」戰事爆發，佛教界組織「僧侶救護隊」，常師也脫下袈裟，換下戎裝，參加了戰地救護的行列。在槍林彈雨中搶救傷兵。幾個月後，國軍失利，京滬相繼淪陷，救護隊解散，常師也脫下軍服，回到閩南祖庭崇福寺。

在此期間，他曾到泉州承天寺擔任過兩年執事，之後回到崇福寺任監院。一九四四年，他的師祖妙月老和尚圓寂後，即一力承擔起崇福寺寺務重任，是年他二十九歲。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一九四七年他應檳榔嶼妙香林寺住持開論法師之請，到檳島協助妙香林寺法務。一九四八年，在菲律賓弘化的性願老和尚，回到廈門傳授「千佛大戒」，他應召回閩襄助。戒期圓滿，翌年初他再次南渡，抵達新加坡，駐錫於普陀寺。

這時，他以早年從師所學及自己鑽研所得的醫術，懸壺濟世。並加入新加坡中醫師公會，被選為醫師公會幹事及慈善股主任。過了兩年，他聯絡中醫師公會同仁，發起創辦中華施醫所，擔任委員及義務醫師，為病家義務施診，獲得無數患者的感戴。這所中華施醫所，後來擴充為中華醫院。

一九五三年，常師應邀到菲律賓弘化，曾在馬尼拉、宿霧、納卯、三寶顏、描戈律等地的寺院中，講經開示，法緣甚盛。翌年，返回新加坡，在芽籠三十一巷自購房地，創立「伽陀精舍」，並設置醫務所，藉行醫度化眾生。他長於傷科正骨之術，著手成春，被病家譽為骨科聖手。一九五八年，常師在伽陀精舍開辦國術班及中醫正骨研究班，傳授國術及接骨技術，以此在中醫界聲名大噪，曾任中醫專門學校（新加坡中醫學院的前身）委員及講師。

一九六〇年，常師任新加坡佛教總會弘法部副主任，推動弘法事務。一九六四年，被選為總務主任，發動全國寺院庵堂及四眾同人集資購佛教總會會所。後來曾購得蒙巴登路土地三萬餘尺，以未能獲得政府批准，未能建造。一九六五年，常師與法樂法師等發起組織「新加坡佛教僧伽聯合會」，並出任祕書，推動會務。一九六六年，聯絡南北傳佛教僧侶，首次聯合慶祝衛塞節以促進佛教團結。此後即成為慣例，每年的衛塞節，都由各民族僧侶聯合舉行。在佛教總會任總務主任期間，曾應宏船法師之邀，主持籌畫光明山普覺寺之律儀學會及水陸道場，並協助佛總擴建菩提學校校舍。

常師有鑒於新加坡沒有佛教刊物發行，佛教資訊不能播傳，於一九六九年創辦《南洋佛教》月刊，除刊載佛學文章外，並報導新加坡佛教動態，發行遍及世界各地華人佛教界，迄今近三十年而不輟。這是常師對新加被佛教最大的貢獻。

於創刊《南洋佛教》的同年，常師重建伽陀精舍，成為一處頗具規模的共修道場。是年冬，聯絡佛教同仁，創辦「新加坡佛教施醫所」，對求診病患，不分種族宗教，義診施藥，不收任何費用。三年後，求診病患日增，又開辦第一分診所。在此期間，常師籌畫興建「佛教施診所大廈」。一九七九年大廈落成，又開辦第二分所。常師於施診所開創日起，擔任施診所董事長祕書長，於所務策劃推動，事必親躬。於一九九〇年示寂之日止，施診所共有四處，即芽籠二十三巷的總所、寅杰路的第一分所、印度士路的第二分所、宏茂橋山十一街的第三分所，求診者每月一萬餘人次。所有經費支出，都是來自佛教及社會人士的捐助。

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一年間，佛教總會籌建文殊中學，聘請常師擔任建校委員會祕書，舉凡洽購土地，籌款鳩工，以及向教育部接洽申請，全賴常師辛勞奔走，始底於成。一九八二年，文殊中學落成，常師被推為董事監理員，以後連任迄於逝世。一九八四年，他在佛總會倡議成立「慈善中心」，籌集善款，以應付天災人禍突發事件之救濟。這個慈善中心，後來改組為「新加坡佛教總會基金會」，而救濟之宗旨不變。

一九八五年，常師七十華誕，出家已五十八年，堪稱佛教長老，四眾弟子熱烈慶祝。是年八月九日，為新加坡慶祝建國二十週年國慶日，新加坡總統頒發長老「公共服務勳章」（BBM）表揚其為社會服務功績，他是佛教僧侶獲得此項殊榮的第一人。一九八七年，長老膺選佛教總會副主席，八八年膺選為佛總主席。

是年十二月，長老發起舉辦新加坡佛教總會傳授在家戒會，於文殊中學大禮堂傳授在家五戒暨菩薩戒，自任開堂，請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先生主持開戒典禮，盛況空前。

一九八九年秋，長老返回閩南，到泉州崇福寺祖庭禮祖。崇福寺這時已殘舊不堪，長老擬定修復計畫，要常住照計畫進行。返回新加坡後，翌年復蟬聯新加坡佛教總會主席。是年，慈善中心改組為佛教基金會，常老出任首屆主席。

一九九〇年八月九日，新加坡共和國慶祝建國二十五週年國慶紀念，常老又榮獲教育部頒發教育服務獎。常老平時健康良好，於八月九日受獎時亦無異狀，不意九月初偶感不適，未幾遽爾捨報示寂。時為一九九〇年九月七日，歲次庚午年七月十九日。世壽七十五歲，僧臘六十三夏，戒臘五十九夏。

參考資料：于凌波編著（網上資料）



1966年常凱法師介紹慧僧與菲律賓瑞今法師給出席祈求世界和平大會時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

廣義法師（西元1914 - 1995年）

廣義法師，原籍福建南安人，俗姓李，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出生，幼年喪父，賴母氏撫養成人。一九三〇年十六歲時，投南安洪瀨玉枕山清水巖、依瑞梁和尚剃度出家。翌年，依泉州開元寺轉道和尚受具足戒。一九三二年到廈門南普陀寺，入佛教養正院受學，其後隨侍會泉大師，先後七年，曾在廈門妙釋寺聽弘一大師講《四分律含註戒本》。以後曾任廈門南普陀寺監院、泉州開元寺監院。一九三六年，瑞今、慧雲二法師創辦《佛教公論》雜誌，廣師曾任編輯。



一九四九年，廣師以避國內戰亂而赴星洲，駐錫龍山寺，協助轉逢老法師弘化。繼而赴馬來亞檳榔嶼，駐錫妙香林寺，協助廣餘法師弘化。一九六七年，應新加坡光明山普覺寺宏船長老之邀，重返新加坡弘化，在獅城創設華嚴精舍，先後擔任佛教居士林、淨名佛學社、佛教青年弘法團等社團導師，並於新加坡南洋大學、檳城鍾靈中學等學校組織佛學會，攝化青年學佛。並多次出席國際佛教會議。對於文教慈善事業，推動不遺餘力。並擔任菩提寺、彌陀寺住持，龍山寺、普陀寺、妙香林寺信託人。

晚年，中風臥病在床，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九日，示寂於華嚴精舍，世壽八十二歲，僧臘六十六夏。

參考資料：于凌波編著（網上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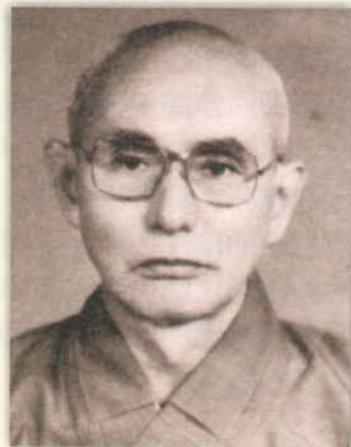


1969年印順導師與青凱、超塵、演培、廣洽、廣義、優曇、廣淨法師攝於新加坡龍山寺

圖片來源：蘭若資料庫

隆根法師（西元1921年 - ）

隆根法師原籍江蘇泰縣，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出生。俗姓呂，家住泰縣西北隅的小農村陳家溝。父親呂金餘，務農為業，家道貧寒；母親顏氏，於隆師出生後剛一個月，即因病辭世，隆師為他外祖父母所撫養。自幼體弱多病，六歲入私塾就讀，時以生病中斷。外祖母送他到廣濟庵，寄名於師父座下，並許願「如果他能活到十歲，就送他出家」。九歲時外祖母病逝，十歲時外祖父為實踐願言，送他到窯頭莊廣濟庵，禮志祥和尚剃度出家。他的師父參學在外，師祖守培住持鎮江超岸寺，所以他的曾師祖三乘老人，就負起教導他的責任。



隆師在廣濟庵，燒香拜佛，學習唱念，對梵唄很有興趣，後來又學誦經、拜懺、放焰口。鄉下出家人不多，遇到佛事忙碌時，他也能到鄰庵去幫忙。一九三八年，他的曾師祖三乘老人圓寂，師祖守培上人回庵奔喪，並為老人守制三年。守培上人是當代有名的法師，對於唯識學深有研究，著有《新八識規矩頌》等論著。隆師陪伴師祖三年，使他在學力上大有進益。

一九四二年，隆師二十二歲，守培上人安排他到南京寶華山受戒。他在鄉下小廟，沙彌戒尚沒有受，故由沙彌十戒受起，進而再受具足戒。戒期圓滿，本打算到焦山定慧寺佛學院受學，以到達定慧寺過晚，未能入院，乃回到超岸寺掛單。這時，震華法師在上海玉佛寺開辦佛學院，隆師到上海參禮震華法師，震師是守培上人的學生，乃安排隆師進入玉佛寺佛學院受學。他在院中受學四年，先後在院講課的教師有震華、超塵、守培、海珊、宏慈、成一等諸位法師。圓瑛法師也曾到院作過演講。

在佛學院的第三年（一九四五年）春天，時當中日戰爭的最後階段，盟國飛機時到上海干擾，學校停課，他曾回江北泰縣住了幾個月，是年秋天抗戰勝利，一九四六年春天又回到佛學院繼續上課。是時，太虛大師由重慶回上海，駐錫靜安寺，在戰爭期間停辦的武昌佛學院此時收回校舍，也發出招生通告，隆師和同學彙祥，透過玉佛寺方丈止方和尚的幫忙，向太虛大師請求入武院受學，太虛應允，通知武院讓他二人入學。同時獲准入學的還有昌言、廣淨二師。

一九四六年夏天，他們一行四人由上海乘輪西上，到武昌入學。這時武院的院長是葦航法師，秋天開課，講課的有智定、映平、世光諸師，印順法師也在院中講過《攝大乘論綱要》。武院復員，一切照計畫進行，十分順利，不意一九四七年

連續傳來噩耗，一是玉佛寺退院震華法師示寂，二是太虛大師晚年的入室弟子福善法師逝世，三是太虛大師本人突然中風，未幾滅度。武院院長葦航趕到上海奔喪，繼而接任玉佛寺住持，武院方面臨時由法舫法師繼任院長。一九四九年，法舫到湖南講經，受戰亂影響，回不了武昌，後來就出國到錫蘭。這時武院因受戰事影響而停課，學生各奔前程，隆師也隨著逃難的人潮到了廣州。

他在廣州六榕寺掛單時，遇到了湛山佛學院的樂渡法師，樂渡法師告知他北方戰局嚴重的情形，勸他不如到香港去。他想到香港，苦於沒有路費。適巧在湖南講經的法舫法師也到了廣州，駐錫六榕寺。隆師謁見法師，報告他離開武院的原因及想到香港的意願。法師送他了兩個袁大頭（銀元）作路費，他因此得以成行，到了香港。

抵港之初，先寄住荃灣鹿野苑，後來在東普陀寺和大嶼山寶蓮寺掛單。一九五三年，原來在香港校對《太虛大師全書》的演培、續明二位法師到台灣弘法，校對的責任由竺摩、隆根二師繼任，這時隆師遷到跑馬地的出岫軒（松泉法師的佛堂）居住。隔年，竺摩法師到南洋弘化，校對的任務由隆師一人擔任，所以《太虛大師全集》自第十篇後的三十二冊，是隆師窮兩年之力一個人校對出來的。

一九五六年，隆師應台北善導寺監院悟一法師之召，到善導寺任執事，同行的還有一位生華法師。那時，善導寺的住持是印順導師，隆師到寺年餘之後，導師辭位，由演培法師繼任，請隆師接任《海潮音》月刊編輯，海刊編輯部在新竹福嚴精舍，發行部在善導寺，他經常往返於台北、新竹之間。住在福嚴精舍時，隨眾聽導師講課，包括《成佛之道》、《楞伽經》等課程。在台期間，先後拜謁智光、南亭、東初、證蓮、太滄、道安及李子寬、趙恆惕、張少齊、孫張清揚等緇素大德，同時以編《海潮音》的關係，也結識了為海刊撰稿的諸位法師與居士。後來，善導寺成立太虛圖書館，以原是大講堂的建築物為館址，由隆師與李世傑居士負起籌備的責任。

經過半年的努力，圖書館籌備完成，一九六〇年六月開幕。隆師在此工作剛告一段落，又接到馬來西亞本道法師的聘請，到檳榔嶼去編輯演本法師的遺著。一九六〇年七月中旬，隆師離開居住了四年的台灣，飛抵檳榔嶼。檳城的全馬佛教總會主席竺摩法師、副主席本道法師及諸山長老，為他召開盛大的歡迎會，之後他即在本道法師住持的洪福寺住下來。以後兩年，隆師展開弘法活動，經常應各地道場之請，講經或演說。曾經到過木寇山的般若精舍、吉隆坡的佛教靜修院、新加坡的毗盧寺、馬六甲的青雲亭、怡保的東蓮小築等寺院。

隆師在外弘化年餘，一九六二年元月間回到檳城，在觀音寺掛單，接任佛教刊物《無盡燈》雙月刊的主編，又出任馬來亞佛教會的正弘法。同年八月，馬來亞佛總組織中南馬弘法團，請隆師與金明、金星、寂晃四位法師，及陳瑞治、陳清水二位居士赴中南馬弘化，如是又忙了一段時間。

一九六三年，隆師在檳城創設星馬地區獨一無二的佛學書局。隆師之有志從事佛教文化事業，系由二十年前校對《太虛大師全集》時起，前在台北編輯《海潮音》，現在編輯《無盡燈》，都基於此一志趣。此時他見到馬來西亞信佛人士日益增多，全國卻沒有一處佛書供應的地方。欲請佛書的人，全要向香港或台灣請購，不但耗時，並且費事。他以此事與竺摩、廣餘、清亮三位法師商議，希望四人合資開設佛學書局，由隆師主理書局業務，三位法師十分贊同這個構想，於是隆師積極籌備。

書局開設在檳城的胡椒街，一九六三年元月十二日正式開幕，為檳城佛教界提供不少方便。書局經營一年多，由於演培法師催促隆師到新加坡共同擔任靈峰菩提學院的信託人，他要遷到新加坡去，他先和竺摩等三位法師商議，三位法師同意讓出股權，由靈師一人經營，因此靈師把書局遷到新加坡的吉寧街，於一九六四年六月開幕，更名為南洋佛學書局，開幕之日，新加坡佛教總會副主席宏船法師剪綵，台灣的續明法師啟鑰，賀客盈門。佛學書局開幕迄今，已有三十餘年的歷史，對於星馬佛教文化的傳播，有不可埋沒的貢獻。



1963年隆根、演培與松年法師合照

一九六三年五月，為慈航菩薩示寂十週年之期。菩提蘭若舉行紀念法會，請當時在越南弘法的演培法師前去主持。演師到新加坡主持法會後，與廣洽、達明二長老談及，他將在越南籌建般若寺。二長老以越南戰亂多年，局勢不安，要建寺不如在新加坡覓地興建。這時，慈航菩薩早年弘化之地的靈峰菩提學院，信託人林達堅居士（後來出家的慧圓法師），願請演師為學院信託人，將學院交演師管理，作為其弘法道場。演師接受，並請靈師列名，亦為信託人之一。

一九六七年，演培法師將菩提學院予以重建，易名為靈山般若講堂，六九年初落成，印順導師曾自台灣來星，主持說法開光。隆師以書局業務已趨安定，靈山般若講堂業已竣工，在演培法師主持下已上正軌，因此決定閉關進修。他在雙林禪寺討一間空寮，於元月中旬入關，在關中閱讀大藏經。是年五月，常凱法師創辦《南洋佛學月刊》，由宏船法師任社長，請隆師任主編，隆師以閉關不便，答應暫代數個月，並答應刊物的發行部設在佛學書局，以發行時有職員可以幫忙。

隆師在關中，閱讀了一百冊大藏經，寫了近十萬字的文稿。三年期滿，於一九七二年元月出關，繼續致力佛學書局的經營。隆師在星馬多年，從不應酬一般佛事，尤不做焰口加持，唯以推展佛教文化為職志。

一九七三年六月，他的泰縣同鄉智通法師在檳城洪福寺示寂，隆師故人情重，特與演培法師飛抵檳城，協助本道法師為智師辦理喪事。一九七七年八月，金馬崙三寶萬佛寺住持本道老法師八十壽誕，請台灣的印順導師來傳授三壇大戒，隆師受聘為陪堂。開堂和尚是來自台灣的戒德法師。一九七九年夏天，隆師訪問菲律賓佛教，受到瑞今長老、正宗、廣範、廣明、自立、唯慈等諸位法師的歡迎與接待。

是年十一月，靈峰般若講堂住持演培法師退居，住持一職由隆師繼任，此後隆師長住般若講堂，宏法度化。一九八〇年，由慧平老尼師創建的自度庵，遷址重建落成，禮請印順導師自台灣到新加坡，主持佛教開光典禮，導師駐錫般若講堂，與隆師話舊。是年冬季，隆師到緬甸仰光朝禮大金塔，請回石佛多尊。

中國大陸對外開放後，一九八一年，年逾六十的隆根老法師，不辭辛勞，千里迢迢，回到江蘇泰縣朝禮祖庭。回到故鄉陳家溝，不僅是「人事已非」，同時是「景物亦非」。他出家的廣濟庵，在文革期間被拆除，了無痕跡可尋。他師祖守培老人生前駐錫的超岸寺，被公眾佔用，成為一個大雜院，連守培老人的靈骨塔也被毀了。所幸靈骨尚保存於寺中，隆老即計畫遷塔事宜。後來於一九九一年，靈塔遷建於丹徒五峰山紹隆寺。他曾到上海、鎮江、揚州，搜尋守培老人的遺著，帶回新加坡，準備編印《守培全集》。

常凱法師於一九六九年創辦《南洋佛教》月刊，曾請隆老擔任主編，隆老幫了一段時間的忙。一九八四年，隆老應創辦人常凱法師之請，出任南洋佛教月刊社長，迄今已十餘年。一九八四年十一月，菲律賓大乘信願寺住持瑞今老和尚八秩壽誕，開壇傳授三壇大戒，請隆老擔任陪堂師兼維那，為此他去了一趟菲律賓。翌年春間，馬尼拉自立法師住持的隱秀寺，重建落成，請隆老去為主持剪綵及為佛像開光，為此他第三度赴菲。同時應請剪綵的，還有唯慈、淨良、了中、蓮航、浩霖諸位法師。是年（一九八四年）五月，隆老去了一趟美國，訪問了紐約、休士頓、洛杉磯、舊金山、檀香山各地寺院，受到諸山長老的歡迎。一九八六年四月，他赴印尼中爪哇朝禮婆羅浮屠聖塔，同時也便道赴峇里島一遊。

隆老一向在新加坡佛教總會擔任職務，一九八四年擔任會中總務部主任期間，為推動佛教發展計畫，提案開辦佛學班、舉辦佛學講座、興建佛教會所等提案，以後都一一實施。一九九四年，隆老以眾望所歸，受推出任新加坡佛教總會主席，是年隆老七十四歲，他老當益壯，為新加坡佛教的發展而努力，以迄於今。

于凌波編著（網上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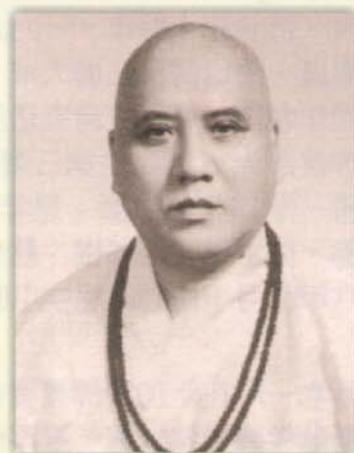


隆根、松年、常凱法師與信眾合照

照片來源：【永懷集】松年法師紀念刊

青凱法師（西元1910 - 1985年）

法號惟旋 字青凱，原籍福建福鼎縣，俗姓雷；生於清宣統二年（1910）。1928年，受戒於福州怡山長慶寺圓空和尚座下。後于廈門南普陀寺參學三載，南來後曾駐錫雙林、普覺、龍山等諸名刹；研習禪教，精勤自持。師先後得法于大雪峰達本與小雪峰轉解老和尚。1942年在新加坡創立法華寺，以揚聖教。法師一生儉樸，眾所欽敬；於1985年（舊曆廿月廿一日寅時）西歸安養；世壽76、戒臘56夏。



資料參考：【南洋佛教】192期 30/04/1985 p.28

性仁法師（西元1912 - 2008年）



法師原籍江蘇省東台縣，少年出家後在上海江浙一帶參禪，40年代南渡馬來亞檳榔嶼雲遊參學。先後駐錫檳城佛學院、洪福寺。法師過後定居新加坡，入主靈峰菩提學院後發心重建改名為法施林。

2008年12月25日，性仁法師示寂於法施林，世壽九十六，戒臘七十五夏。

編註：法施林之前稱“靈峰菩提學院”為慈航法師在新加坡期間駐錫的道場。原係蔡演達居士（道階法師的皈依弟子）所獻，由林達堅居士等在日軍南進時（1944年）成立，恭請慈航老人住持其間，每日以講演楞嚴經、因明、唯識等為常課，基本學生十餘人。於淪陷時米珠薪桂，執事人頗費周章，仍維護學院門風。慈老曾於此閉關放千台燄口。並創辦“佛教人間”月刊。於1948年秋間慈老來臺後，該刊與對學生的課業因後繼無人，即告停頓。十餘年來學院只住了一些老人。該院後座過後就交竺摩、松年、性仁諸法師改為法施林。



普明寺
晴暉法師



龍華寺
廣淨法師

編註：怡山西禪寺慧觀、增光在新加坡創建龍華寺，先由轉道、清瑞等為住持，後由轉逢、廣洽、廣淨繼任。廣淨民國三十七年（1948）曾任南普陀書記、副寺、堂主等職，後往新加坡任龍山寺當家，住持龍華寺。

慧觀和尚，原籍福州長樂縣人氏。童年落髮出塵，二十歲，受具戒於福州怡山西禪寺，後隱修於山寺，實行百丈農禪之風。1937年，南來星洲，隨緣化度。1944年，與增光老和尚發起創建龍華寺；和尚一片苦心，經營道場，幾度擴建重修殿宇。和尚示寂於1977年11月04日。

志航法師（西元1917 - 1969年）

法師原籍福建省興化莆田，俗姓林。十五歲，出家於龜山福清寺，禮心如老和尚為師；號持順、字慎恒。十八歲，親近慈航法師而改法號志航。1949年，受具足戒於福清黃辟山萬福寺；後南渡星洲。1950年創大覺寺，設念佛會與佛經流通處；對發展佛教文化事業，不遺餘力。曾任般若念佛會、雙林蓮社等佛教團體導師；及世界華僧會新加坡分會秘書。師生於丁巳年(1917)十一月廿七日卯時，示寂於1969年4月9日。世壽五十三，僧臘三十八，戒臘三十七夏。

資料參考：【南洋佛教】創刊號 30/05/1969、p.36





廣週法師

普陀寺監院廣週上座，出生於福建，法號照圓。慧根夙植，壯歲南來，披剃於獅城，受戒於鎮江，參訪於諸方，行頭陀苦行，助祖庭復興，德澤人間，功不唐捐。師緣深星島，忽六十年；為教奔馳，負重忍艱，兩任監院，不憚勞煩，振新殿宇，澤惠綿延。何期示疾，薪盡火滅，於古曆(1976)二月三十日，高齡捨報，正念分明。

資料參考：【南洋佛教】83期 30/03/1976 p.25

乘參法師

法師原籍福建省福安縣，俗姓王。生於戊辰年四月初八日。二十二歲，感世相無常，興出離志，投惠安清音寺禮如亮和尚為師；二十三歲，至怡山長慶寺受具戒；後至印度、仰光朝禮佛教聖跡，隨後落足檳榔嶼極樂寺，靜修多年，復至星洲雙林寺長住。法師為人，忠厚誠實，生平精進，日誦不懈。晚年受委為雙林寺信託人之一，兼任副寺之職。師於1974年3月6日，示寂於雙林寺，世壽六十九。

資料參考：【南洋佛教】59期 30/03/1974 p.28

達明法師（西元1889 - 1966年）



師法號日清、字達明。福建省惠安縣人，俗姓郭。生於清光緒15年（1889）。7歲出家於縣屬太白峰聖善寺。光緒27年（1901），得戒於廈門南普陀寺喜參和尚座下。嗣在梅峰祖寺修學三年，後隨微嘉和尚南來宏化；歷經馬來亞、印尼、婆羅洲等地。1923年，赴緬甸朝大金塔後，繼往印度朝聖，參禮各處聖跡。1924年，應福建莆田梅峰祖庭光孝寺邀請為住持；1931年，又任大雪峰崇聖寺住持；1936年，傳授三壇大戒於雪峰祖寺後南渡，駐錫天福宮。迨日軍南侵，星洲淪陷，師慨與佛教同道，在天福宮內組成中華佛教救恤會。肩荷施醫、贈藥、施粥、辦理平糶等慈善義舉。1942年以還，歷受佛教居士林敦請擔任領導，慈雲廣被；1944年，與忠心和尚同建圓通寺於歐南山為弘法道場，皈徒益眾。1965年，復建圓明寺於東海岸路，梵宇巍峨、壯麗輝煌。

師慈祥，德行高遠。對佛教事業；贊助不遺餘力；自新加坡佛教總會成立以來，歷任常務委員、副主席等要職。不期掩關三載，默默靜修後，突告塵世緣滿。乃於1966年4月11日，示寂於圓明寺丈室，正念西歸。世壽78，僧臘72，戒臘66夏。

資料參考：【南洋佛教】30/01/1989 237期 p.12



照片來源：香山寺

演培法師（西元1917 - 1996年）



一、出家與參學

演培法師俗姓李，江蘇揚州邵伯鎮人，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丁巳十二月初一日），出生於邵伯鎮管家莊的貧農家庭。父李國琚，母吳氏，育有四男三女，他是最小的一個。二哥長他八歲，從小被送到高郵臨澤鎮的觀音寺，做一名未正式剃度的小沙彌。演師十二歲那一年，二哥滿二十歲，師父為他正式剃度，同時舉辦七天法會。演師隨著父母前去觀禮，廟中師父們對他很好，不時拿糖果給他吃，他覺得廟中好玩，不願再回家，堅決要留在廟中。父母無奈，只好讓他

留下來，希望他玩幾天再回家。沒想到他住下來就賴著不回去。沒多久過農曆年，他要求觀音寺的師父為他剃度，師父怕他父母不同意而不允，他自己到鄰村的福田庵，禮常善和尚為他剃度，做了小沙彌，法名演培。

他在俗家時曾讀過幾年私塾，出家後師父不讓他做雜務，讓他繼續讀書。如此到了十八歲，師父帶他到寶應縣福壽律院受具足戒。圓戒後回到寺院，師父把住持的位子傳給他。演師不願守在農村小廟，一心想出外求法。他對師父謊稱回家探視父母，向師父告假。回家打了個轉，就坐船到上海，在玉佛寺掛單。玉佛寺是趕經懺的寺院，等於是「五趣雜居地」。演師住不下去，轉到法藏寺掛單。法藏寺的情形比玉佛寺好不了多少，他趕了六個月的經懺，積了點路費，打聽到寧波觀宗寺可以讀書，於是買船票到寧波，進入觀宗寺的學戒堂，接受基礎的佛學教育，時為一九三五年春季，演師二十歲。

半年後，以成績優異，升入弘法研究社高級部，弘法社只重講經不重作文，他在寺年餘，一封信都寫不通。有同學告訴他：「你要學習文字，最好到閩南佛學院。」一九三六年夏天，演師負笈廈門，進入「閩南佛學院」。但在閩院僅讀了半年，以同設於南普陀寺的養正院學生，與閩院學生相處不洽，時有衝突，因此與同學妙欽、達居二人，於一九三七年初春，轉學到江蘇淮陰覺津寺，入「覺津佛學院」，依大醒法師受學。

未幾，以日本人在華北屢啟事端，政府積極備戰，召集全國青年參加軍訓，僧侶也要參加救護隊受訓，演師回到出家地高郵受訓。是年七月，蘆溝橋事變爆發，繼之上海八一三戰起，他和五、六個同學，跟隨在無錫講經的慈航法師，逃難到香港，臨時住在優曇法師的彌陀精舍。他們打聽到太虛法師在重慶辦漢藏教理院，教師陣容堅強，他們十分嚮往。於是在一九三九年初，演師與閩院同學妙欽、達居、文慧、白慧等五人，取道越南，由河口轉乘滇越鐵路到了昆明。時太虛大師駐錫昆明翠湖的省佛教會，他們禮謁大師，大師為他們寫信致漢院代院長法尊法師。五人於六月由昆明乘汽車抵達重慶，進入北培的漢藏教理院。

時，漢院教務主任法舫法師，要他們以旁聽生名義自由選課。原來這是太虛大師的意思，大師認為他們的進度不錯，自由選課，可以多學點東西，這樣在漢院依法尊法師學《菩提道次第廣論》，依法舫法師學《俱舍論》，依印順法師學《攝大乘論》。

二、教學生涯

一九四一年秋，太虛大師命演師到合江縣法王寺籌辦法王學院，是年演師二十五歲，辦學負責認真，頗得好評。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三十五年清明節過後，演師、印順導師及妙欽法師，三人經西北公路結伴東下，到陝西寶雞轉隴海路火車抵達開封，駐錫鐵塔寺，受到主持淨嚴法師的接待。印順法師因旅途勞頓，身體違和，留在鐵塔寺休養，演師與妙欽法師先離開封到上海。

是時，太虛大師駐錫上海玉佛寺，二人到玉佛寺向大師禮座，大師對二人說：「現在有事要你們做，杭州現在成立武林佛學院，沒有人負責，你們就去主持。」這樣演培、妙欽二師就到了杭州。武林佛學院設於杭州靈峰寺，有學僧三十多名。開課之後，演師講《俱舍論》，妙師教國文，另外兩位法師講佛學。開課不到一學期，妙欽以閩南故鄉函電交馳，要他回去看看。妙師請假回閩，禮祖探親，佛學院由演師一人維持。他上書太虛大師，請另選一人來任院長。後來，大師另派會覺法師任院長，演師擔子輕了一些，仍在院任教。

到了一九四八年冬，印順導師受性願老和尚約請，到廈門南普陀寺創辦大覺講社，函召演師與續明法師前去協助，這樣演師乃離開杭州到廈門，在大覺講社任教。未幾，國共內戰的戰火蔓延到閩南，講社停辦，演師與仁俊法師先行到了香港，未幾印順導師與續明法師也隨後抵達。一行人初到香港，住所不定，曾三易其址，最後隨著印順導師，住在香港佛教聯合會設在灣仔的會所，演師與續明法師為「太虛大師全書出版委員會」校對大師全書。在香港住了三年，把總數六十四冊的《太虛大師全書》，校對到第二十六冊。一九五二年初，台灣的李子寬居士致函演師，約請他到台灣主持台灣佛教講習會。以此演師於是年三月，搭乘太古輪到了台灣。

台灣佛教講習會，是一九五一年（民國四十年）秋，新竹青草湖靈隱寺住持無上法師發心，禮請大醒法師出面創辦的，講習會設在新竹靈隱寺，有四十餘名會員與會聽講。大醒法師於一九四九年來到台灣，一九五〇年冬以罹患高血壓症在新竹香山療養，翌年應無上法師之邀，以帶病之身主持講習會。未幾以高血壓引起中風，講習會無人領導，陷於停頓，因而想到演師是最適當的繼任人選，演師乃受請赴台。

講習會是男女合班，女生二十餘名，男生僅有十餘名。演師以自己太年輕（三十六歲），領導女眾不便，建議男女分班。後來，女生遷到中壢圓光佛學院，演師到靈隱寺領導男眾。他與學僧打成一片，除知識的傳授，佛法的薰陶外，特別重視德行的訓練，使講習會聲譽日著。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第一屆學僧十二人畢業，其中如聖印、修嚴、通妙等，後來都是佛門法將。

一九五七年，印順導師在新竹一同寺辦女眾佛學院，印公任院長，命演師擔任副院長。是年九月，演師繼印順導師之後，出任善導寺住持。以兼顧寺務故，所以除上課外，未負佛學院實際責任。一九五八年四月，演師應請赴泰國、柬埔寨、越南等地弘化，三個多月，回國後仍任教如故。一九六〇年八月，善導寺住持三年任滿，堅決辭位。十二月出國弘化，傳道授業的教學生涯始暫告一段落。雖然後來台北慧日講堂成立大虛佛學院，基隆月眉山靈泉寺成立華文佛學院，演師都是名義上的院長，事實演師人在星洲，兩任院長只是掛名，並未負實際責任。

三、任主持

演師一生多次擔任住持，而首次擔任住持，則是一九五七年出任台北首刹善導寺住持。善導寺原由印順導師任住持，由於寺內人事糾紛始終不斷，印公堅決辭位，護法會議決請演師繼任。演師受人情包圍，推辭不掉，乃於一九五七年九月晉山昇座。無奈寺中監院擅權，人事仍不安定，演師是一個做學問的人，煩厭於人事鬥爭。他凡事隱忍，一切隨緣，勉強做滿三年任期，堅決辭位。護法會熱心的大居士們一再挽留，八十多歲的趙夷午（恆暢）老居士甚至頂禮懇請，演師以形勢上不可再留，終於辭職，住持由默如法師繼任。

一九六六年底，新竹青草湖福嚴精舍常住，共推演師出任住持，於翌年四月晉山。是時演師人在新加坡，住持只是掛名，舍務由常覺法師代理。到一九七〇年四月三年任滿，由原任慧日講堂住持印海法師繼任。一九六八年，演師由新加坡回台北，在榮民總醫院做健康檢查，日月潭玄奘寺管理會會長趙夷午老居士，為演師送上玄奘寺住持的聘書，李子寬居士也一再勸駕，他又是在人情推脫不掉的情形下，應允出任玄奘寺住持。一九六八年三月晉山，當日到寺觀禮及祝賀者三千多人，盛況一時。但他新加坡的法務不能丟下，實際上玄奘寺寺務是由監院聖印法師負責。三年任滿，他堅決辭位，推薦道安法師繼任。

後來，他在名義上還擔任過越南妙法精舍住持，實際上只是掛名，不再細述。美國的觀音寺，菲律賓的信願寺、華藏寺，都曾請演師任住持，他都一一辭謝。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下旬，新加坡最大的道場光明山普覺寺，住持宏船老和尚示寂，演老又在普覺寺信托會的禮請下出任住持。一九九一年五月九日舉行晉山典禮，是日國內外高僧大德雲集，八千多人參加盛典，場面隆重空前。是年，演老高齡七十五歲，應該是退休的年齡了，但為護持佛法，不敢言倦。